

名家经典

Celebrity
Classics



外国文学经典

Foreign Literature Classics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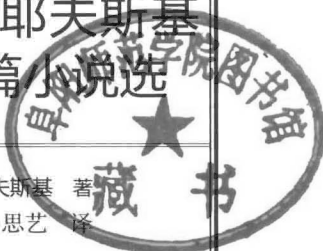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短篇小说选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藏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曾思艺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4

(外国文学经典/柳鸣九主编.名家经典)

ISBN 978-7-5559-0110-5

I.①陀… II.①陀…②曾…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771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20.5
字 数	488 000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壬辰年开春后不久，寒舍来了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来访者。近几年来，陋室门口一直张贴着“年老多病，谢绝来访”的奉告，但以热诚与执着而敲开了家门的来访者，亦偶尔有之，这次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两位就是一例。这是因为他们几年前出版过我的《浪漫弹指间》一书，说实话，该书的装帧与印制都很好，精良而雅致，陈列在北京各大书店的架子上，相当令人瞩目，比起名列前茅的出版社的制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来访者中正有一位是我那本书的责编，虽说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从未通过话，总也算是故交老友吧，我岂能做“负义”之事？何况，他们两位特别郑重其事，还持有一位与我曾经有过愉快合作的长者屠岸先生的介绍信，我岂能不热情待客？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河南文艺出版社过去不搞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现今决心从头开始、白手起家，而且，不是零敲碎打

地搞,而要搞成一定的规模,一定的批量;不是随随便便草率地搞,而是要搞得郑重其事,搞出一定的品位。经过社内各方面各部门协同地反复考量与深入论证,决定推出一套“外国文学经典”丛书。为此,他们特来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寻求我的帮助与支持。当然,他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准备,如聘请美术高手设计装帧与版式……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出版这套书最初的缘由。

全国的粮食大省,中华大地上的主要谷仓,现在要推出新的文化产品、精神食粮了,这是很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品位追求与人文热情,是他们进行开拓领地的勇气与坚挺自我价值观的执着精神。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至今,已经经历许多世纪的历史,积累下来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与典籍。这些作品,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形象生动、色彩绚烂的图画,是各种生存条件下普通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心声,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人类群体的诉求与呼唤,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社会理想,蕴含着丰富深邃的人文感情与人道关怀,所有这些,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就具有无可辩驳的永恒价值。何况,这些典籍还凝聚着文学语言描绘的精湛技艺,可以给人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雅艺术享受。不言而喻,作为在文化修养上理应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人,饱读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生不可

或缺的一课。

可以说,外国文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全民意义的社会文化积累工程,是导向理想主义的思想启蒙工程,是造就艺术品位、培养艺术趣味的教化工程,是提供精神愉悦与阅读快感的服务工程,这就是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读物一直受到广大公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是外国文学出版一直得到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并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占有较高位置与较大份额的原因。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致力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几家大出版社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文化推崇,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仅给这些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文化声誉,而且还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进行新的开拓,必将给河南的出版事业带来新意,如果运作得好,也会带来文化与经济的双效益。

应该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外国文学的出版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必然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说,当前一片书店倒闭声就是人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书店是出版物面世的展台,更是销售流通的平台,书店纷纷倒闭,对出版业绝不至于利好的消息。当然,传统的书店萎缩了,网上书籍销售的业务却火了起来。真正对外国文学出版形成冲击的是:物质主义

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在社会的物质现实急速发展的某个阶段,物质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衡,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这样的阶段,现代人都很忙碌,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有限,即使是要阅读求知,急于去读的书也多着呢!炒股的书、烹调的书、化妆美容的书、为出国要学的外文书,一时可顾不上世界文学名著,且不说还要为视听文化奉献出大量的时间呢。也正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忙碌,浮躁心理容易趋向粗俗低级的消遣休闲方式,媚俗文化、恶搞文化、搞笑文化、无厘头文化、“看图识字”文化等大行其道,颇有将经典高雅文化艺术趣味挤压在道旁之势。对于外国文学出版而言,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都导致外国文学读者的锐减,导致社会人群对经典文学读物兴趣的淡化,具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这对于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外国文学出版不甚兴旺、不甚景气的条件下,河南文艺出版社投身于这一个部类文化的出版,其热情是令人感动的,其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既突显出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开拓进取的锐气,也突显出其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委托;也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在译界的好些朋友闻讯后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译品,而不计较稿费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

虽然外国文学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窘,但远非已陷入背水

一战的绝境,而仍然有希望在前方。首先是因为经典名著都如奇珍的瑰宝,其价值永世不会磨灭。事实上,它们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甚至经历过黑暗的、强暴的摧残而顽强地流传下来,绵延不断如一道神泉之水,一直洗涤着、滋润着人类的精神与心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足以使愚顽者开窍,使梦睡者苏醒,使沉沦者奋起,使浅薄者深化,使低迷者升华。对世人而言,修建了蓄水池,蓄了这神泉之水,永远会有灌溉心灵的无穷妙用,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必然经过一个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平凡到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永远有着参照、借鉴、学习、鉴赏、传承的价值。拥有聚宝盆的人,建有神泉之水水库的人,其富足、其主动,是那些不拥有者、未建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此刻决定开拓出版领域,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未尝不是有先见之明。

困顿犹在,愿景在前,现在要做的就是踏实努力,奋发前行,坚持不懈!

柳鸣九

步入七十九岁之际

译本序：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探索复杂的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数十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七部，它们是：《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一译《鬼》，1871—1872）、《少年》（1875）、《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其中后五部被称为陀氏的“五大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二十多篇，它们是：《穷人》（1846）、《双重人格》（一译《化身》，1846）、《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九封信的故事》（1847）、《女房东》（1847）、《波尔宗科夫》（1848）、《脆弱的心》（1848）、《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1848）、《诚实的小偷》（1848）、《枞树晚会和婚礼》（1848）、《白夜》（1848）、《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小英雄》（1857）、《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齐科沃村的居民》（1859—1860）、《一件糟糕的事》（1862）、《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地下室手记》（1864）、《鳄鱼》（1865）、《赌徒》（1866）、《永恒的丈夫》（1869）、《豆粒》（1873）、《一个温顺的女人》（1876）、《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等；作家晚年还写有一部对了解其思想和艺术相当重要的《作家日记》（1873—1881）。此处仅谈谈其中短篇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十多篇中短篇小说，都擅长以多样的形式探

索复杂的人性。早在 1839 年 8 月 16 日致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宣称:“人是一个奥秘,应该破解它。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也不要说枉费时间。我探索这个奥秘,因为我想成为人。”因此,以多样的艺术形式对复杂人性进行探索,是作家一生的执着追求。根据其思想发展和艺术探索的特点,陀氏这二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早期(1844—1849),主要中短篇小说有:《穷人》《双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九封信的故事》《女房东》《波尔宗科夫》《脆弱的心》《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诚实的小偷》《松树晚会和婚礼》《白夜》《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这是作家的创作初期,主要是学习、探索阶段,也是其精力旺盛、才思泉涌的阶段,作家的二十多篇中短篇小说,有将近一半创作于此时期。

从创作伊始,陀氏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关注“小人物”,二是注意探索复杂的人性,而这在早期又主要表现为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尤其重视不同条件下“小人物”的心理变化。这两个特点,他保持了终生并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深入的发展。

“小人物”这一主题在俄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小人物”最早通常是指那些地位低微、生活贫困的小官吏。19 世纪初,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首开“小人物”主题的纪录,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使之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他们同人民的接近。从总体上看,这些“小人物”形象具有某些共同的典型特征:外表平凡,年龄在 30 岁至 50 岁之间,资质平庸,家境贫寒;与他们敌对和发生冲突的对象,则是整个上流社会或者侮辱欺凌他们的强者;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官僚的欺压、他们自身的性格原因等,往往是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他们的生活理想破灭,命

运多舛,常常遭受天灾人祸,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

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以同情态度描写了驿站长维林备受欺辱和悲惨死去的命运。他的妻子早逝,他虽为驿站长,但地位低微,经常受过往的官吏欺辱,和独生女儿冬妮娅相依为命,但女儿后来离开父亲与深爱的贵族军官私奔而导致他的悲剧命运。这部小说拉开了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序幕,对后来的俄国作家影响很大。

果戈理的几部作品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其《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波普里辛作为沙俄政府机关的小职员,生活于贫困之中,由于饱受官员们的欺凌、压制,没有人格尊严,爱情也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爱上了司长的女儿),因此疯了,并且产生了最疯狂的念头——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八世,在半清醒状态中,他喊出了:“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小说通过疯子的遭遇及其发疯原因的深刻描写,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突出病症——以官衔权势为中心的社会中“小人物”饱受摧残的极其悲惨的命运。其名篇《外套》有更大的推进,小说描写了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卑微的一生:薪水极低,生活于穷困之中,即使想置办一件体面点的外套,也得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好几个月;更可怕的是,这种等级森严的艰难生存环境,使他完全丧失了人的精神,而变成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甚至兢兢业业的螺丝钉,每天就满足于抄写公文。然而,当他穿上新外套的那一天,成为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这一整天就像一个最盛大的节日”,“由于内心的喜悦,有好几次他甚至笑出了声”。然而,当天晚上,他的外套就被抢走了。他失魂落魄,去找当官的大人物。这位大人物“派头和风度庄重而又威严,但单调乏味。他的章法的主要基础是严厉”。他非常严厉地对五十开外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声训斥,吓得他回家一病不起,最终一命呜

呼了。“一个任何人都不予以保护,任何人都不能珍视、任何人都不能感兴趣的,甚至于连普通苍蝇都不放过,要把它按到大头针上、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生物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小说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但加以发展:以震撼人心的真实,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痛苦以及新外套带来的微小的幸福,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此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我们全都来自《外套》。”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总是强调普希金、果戈理只写“小人物”的不幸,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才描写“小人物”的灵魂,其实,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棺材店老板》也已首开俄国文学写“小人物”灵魂的先河。小说一方面较早地真正描写了俄国下层商人的真实生活——生活不易,总是面色阴沉,心事重重,斤斤计较,另一方面也通过棺材店老板阿德里安·普罗霍罗夫的梦,写出了下层商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强烈的自尊心和极度的敏感;迫于生计压力,有时不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但内心深处良心犹在,深深自责。这是俄国最早写“小人物”的灵魂的好作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普希金、果戈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发展。

首先,是“小人物”范围的扩大。如前所述,普希金、果戈理的“小人物”都是小官吏,陀氏小说的“小人物”最初也大多是小官吏,如《穷人》中的杰武什金、《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后来慢慢演变成平民知识分子,如《白夜》中的“我”,更明显的是《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等人。

其次,是他的“小人物”类型也更丰富了。具体来看,其笔下的“小

人物”大体可分为六种类型，他们有共同点——贫困、软弱、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但又都有各自的个性。

第一类是脚踏实地、精神高尚的“小人物”。脚踏实地而又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人的尊严，以《穷人》中的杰武什金为代表。杰武什金是一个小公务员，忠于职守，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平等的意识，心地善良，对下层贫困的人们有深厚的同情心。他在经济上勉强能自足，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难堪的境地，但他为了拯救贫苦的姑娘瓦尔瓦拉，不惜省吃俭用，自己搬到贫民窟，甚至租住别人的厨房，由于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他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通过杰武什金这一形象，小说主要揭示了“小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作为人的尊严。

第二类是富于幻想、善良而又极其脆弱的“小人物”，代表是《脆弱的心》中的主人公瓦夏。他由于过于贫穷而对爱情长期渴望，最后竟因得到所爱的人应允的爱情和婚姻而被过于强烈的幸福变疯！

第三类是有野心但又过于懦弱的“小人物”。这类人地位较高，经济状况不错，有野心但又过于懦弱从而导致悲剧，代表是《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他一心想爬入上流社会，但又没有能力做到，心理很矛盾，性格懦弱，在追求上尉的女儿失败后，就彻底崩溃了。

第四类则是担心地位不稳固而一味吝啬的“小人物”，代表是《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同名人物。他由于担心地位不稳固，因此节衣缩食，遭人鄙视，死后却发现其床垫中竟然藏有二千四百九十七卢布！

第五类是被生活压垮的“小人物”，代表是《波尔宗科夫》中的同名主人公、《诚实的小偷》中的主人公。波尔宗科夫还没有完全被生活压垮，尽管他靠扮演丑角在有钱人那里混一口饭而活着，但他偶尔还能瞅

准机会给折磨他的人以反击。《诚实的小偷》的主人公被人藐视，失去职务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第六类是耽于幻想的“小人物”，代表是《女房东》中的奥尔登诺夫、《白夜》中的幻想知识分子人物。这类人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富于激情和艺术感，但一味脱离现实，沉迷于幻想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陀氏早期一再探索幻想家的性格与心理，在《女房东》（首开纪录）中有主人公奥尔登诺夫，《脆弱的心》中有阿尔卡季，《白夜》中有“我”。这类形象后来发展成陀氏创作中著名的高尚的幻想家形象系列，主要有梅什金（《白痴》）、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是作家塑造的正面美好人物，他们胸怀磊落，大公无私，没有贪欲，热爱人类的苦难，同情一切孤苦伶仃的人，以情感和心灵为生活的指南，摒弃物质享受，抑制肉欲，号召宽恕、顺从和忍耐，认为受苦受难是人生的最高品德。他们充满幻想，幻想拯救人类，然而又无能为力，救不了生活在黑暗中的任何人，并且自己的理想也在现实生活面前幻灭。他们共同特征是具有博爱精神和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特征，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贫穷而病态，有时甚至因理想破灭而精神分裂。

最后，更重要的是，按巴赫金的说法，他描绘的是“小人物”的自我意识——“贫困官吏的自我意识”（杰武什金、高略德金甚至普罗哈尔钦）：“在果戈理视野中展示的构成主人公确定的社会面貌和性格面貌的全部客观特征，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便纳入了主人公本人的视野，并在这里成为主人公痛苦的自我意识的对象，甚至连果戈理所描绘的‘贫困官吏’的外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让主人公在镜子里看到而自我欣赏……我们看到的不是他是谁，而是他是如何认识自己的。面对我们的艺术视觉，已经不是主人公的现实，而纯粹是他对这一现实认识所起的作用。这样，果戈理的主人公就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

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实现了一场小规模哥白尼式变革，把作者对主人公的确定的最终的评价，变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内容。”^①

陀氏早期除了大量描写“小人物”外，还塑造“行善的恶棍”（伪善地充当弱者庇护人）形象，如《穷人》中的地主贝科夫、《枞树晚会和婚礼》尤利安、《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这类形象后来发展为《罪与罚》中的卢仁、《白痴》中的托茨基；反映妇女尤其是儿童的苦难，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思考艺术家的悲剧，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音乐家叶菲莫夫的悲剧：过高估计自己的天才，浮躁地对待艺术和生活，满足于轻易取得的成功，不再付出艰辛的劳动，不仅毁掉了自己的才华，而且毁灭了家人。

这个阶段探索复杂的人性更突出的表现是：描写心理和性格复杂的个性，集自卑感与自尊心于一体的人，其典型表现是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是多重人格的一种，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具体指一个人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特的并且相互分开的亚人格，是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文学中的双重人格现象，又称“同貌人”现象，是19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最早描写这一主题的应该是德国浪漫派，霍夫曼（1776—1822）是其突出代表。他的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1819—1821）写金银首饰匠卡迪亚克白天是文质彬彬、才气横溢的艺术家，晚上则是杀人越货的强盗^②；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1815—1816）更是通篇描写了莱昂纳德修士

①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

② 详见霍夫曼：《斯居戴里小姐》，陈恕林、宁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6—135页。

（“我”）在双重人格中的激烈挣扎。^① 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威廉·威尔逊》（1839）也通篇写了同貌人^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两位作家都十分熟悉，他在《刊出〈爱伦·坡的三篇小说〉的前言》（1861）中，将霍夫曼与爱伦·坡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人都极富想象力，霍夫曼富于幻想性，将自然力拟人，化为形象，在小说中写出了女巫、鬼魂，有时甚至到人世外的某种异常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爱伦·坡则不好称为幻想作家，倒不如叫作想入非非的作家，尽是奇怪的想法，想起来异常大胆，他几乎总是选取特殊的现实，把自己的主人公摆到最特殊的外在环境或心理状态中，而讲起这人的内心活动是那么透彻、那么准确，他还有一点与所有作家截然不同，这就是想象力极强，想象的细节富于表现力。^③

受霍夫曼、爱伦·坡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较早地在小说中把双重人格这一主题引入俄国，创作了中篇小说《双重人格》（一译《化身》）^④，描述小公务员高略德金被一个长相跟他一样但性格比他卑劣的小人高略德金纠缠的故事，表现作者对复杂人性的认识（人格分裂），在俄国文学中最早探索双重人格，是作者一系列揭示双重人格作品的滥觞，也显示出作家描写双重人格和心灵两极斗争的创作特色，即：从抽象的道德伦理原则看人，把人的心灵看作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场所。这种同貌人主题和写法对此后的俄国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① 详见霍夫曼：《魔鬼的迷魂汤》，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详见《爱伦·坡集》，上，曹明伦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87—407页。

③ 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283页。

④ 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350页；或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 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波隆斯基(1819—1898)把这一主题引入抒情诗中,在抒情诗中较早探讨同貌人问题,1862年写了《同貌人》一诗:“我行走着,没有听到夜莺歌唱,/也没有看见星星闪烁,/我只听到脚步声响——却不知是谁的脚步声响,/在我身后的密林深处一再模糊地起落。/我想这是回声,野兽的脚步声,芦苇的沙沙声;/我哆嗦着停下脚步,不愿相信,/不是人,不是野兽,而是我的同貌人,/在循着我的足迹一步不落地前行。/我时而胆怯地东张西望,试图逃之大吉,/时而羞愧于自己像个孩子……/突然恼恨抓住了我——于是剧烈地急喘吁吁,/我迎面走近他,并且开口问其:‘你是要向我预言什么还是你害怕什么?/你是幻影还是病态想象的幻觉?’/‘啊,’同貌人回答,‘你妨碍我/观看,并且不让我倾听夜的和谐;/你想用自己的怀疑毒害我,/而我——是你诗歌的鲜活源泉!……’/我的同貌人狼狽不堪,/惊慌失措地注视着我,/似乎对他来说我正身处夜之黑暗——对我来说,变成幻影的,并非他,而是我。”^①

1879年,屠格涅夫在散文诗《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中也写了同貌人问题:

“当我孤身独处的时候,当我长时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时候——我会突然开始感觉到,就在这同一个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坐在我身旁,或者站在我身后。

当我猛然回头或者突然把目光投向我感到那人所处的地方时,我当然是什么人也看不到。他近在咫尺的那种感觉烟消云散了……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这种感觉重又跃上心头。

有时我双手抱头——开始思索起他来。

^① 曾思艺、王淑凤译自《波隆斯基诗选》,列宁格勒1954年版,第242页。